

長春文史資料

一九八六年 ● 第一輯

● 長春市政协文史委員會 編



本辑编辑：林 园 宜 欣

长春文史资料 1986年第2辑(总第13辑)

长春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辑出版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33号)

长春市第九印刷厂印刷

吉林省内部报刊准印证第155号

浦克传

金云

编者按：这是一篇带有文学色彩的人物传记。朴实，细腻。在记述人物经历的同时，着力表现人物的精神世界。

浦克是深受广大观众喜爱的电影表演艺术家。本文记述了他从“满映”到长影近五十年的影坛生涯，特别是写了他从为艺术而艺术最终成长为无产阶级文艺战士的曲折历程。

本文是我们在作者的支持下，在文史结合方面所作的一个尝试。

童年·学徒·应试·明星·苦恼
搏斗·新生·学习·追求·丰收
空白·笑了·附：李香兰访长影

浦克传.....金 云(1)

童年·学徒·应试·明星·苦恼

搏斗·新生·学习·追求·丰收

空白·笑了·附：李香兰访长影

伪新京音乐院.....韩玉洁(95)

蒲城旧事.....杨大实(105)

西安事变中杨虎城母亲蒙难前后

何柱国序言·郭维城序言·整理者前言

杨母蒙难·檀某其人·面受重托

巧遇贺奎·蒲城遇险·折服叛军

杨母得救·母子团圆·东里认亲

蒲城履新·为民除害·群众称颂

物归原主·支援革命·母子情深

永远怀念

回忆常恩多将军……………张村德(186)

扼守长江岸 鏖战扬州城

喋血台儿庄 威镇苏鲁皖

如鱼得水 早逢甘霖

重挫日寇 铁骨丹心

抗日名将齐学启……………罗真浩(198)

远征缅甸 解救盟军

盟军转移 我师断后

献策挫敌 盟帅婉拒

温卡大战 神军突围

险遭不测 将军蒙难

碧血丹心 永留青史

高奏凯歌 将军国葬

书录诗词 以志不忘

《共赴国难》补正……………陆光球(224)

童 年

一九一六年阴历一月十一日。山东蓬莱。

料峭的寒风吹打着窗棂，小雪花轻轻地飘落。可浦家却充满了温暖的气息。

一个小男孩在这家诞生了。

他出生的时候，爸爸不在家。只有奶奶陪着妈妈。妈妈曾给爸爸写过信。

终于没等到爸爸回来，他就来到了这个世界上。

那时，爷爷在关外安东（丹东）一个小买卖家当店员，本来年薪就不多，又染上了可怕的痲病，求医买药，拉下了一屁股肌荒，事逼无奈，只好捎信让十五岁的儿子浦运昌来当个帮手。

开始，运昌也当店员，挣的钱除了捎几个给关里的妈妈，余下的全部偿还债务了。辛辛苦苦干几年也没什么积蓄，娶了亲，日子就更艰难了。他父子俩把生活的套索拉得紧绷绷的，日子还是过得十分拮据。也许是由于手头太紧才连妻子生产都不能回家吧？

有了孩子，总该起个名呀！爸爸不在，妈妈就苦思苦索起来。她两眼一动不动地盯着熟睡的婴儿，或是看他长得如花似玉，十分可爱，要不就是有了男孩又盼个女孩，她给儿子起了个女孩的名字：聿芳。

“行！聿芳。好叫，也好听”。婆婆十分高兴。

位于山东半岛最北端的古城蓬莱，真是个人杰地灵的好地

方。那儿有闻名于世的蓬莱阁，春夏之交说不定还能看到人人想看而又不是人人都能看到的海市蜃楼。可是，小聿芳对这些没有一点印象。他在蓬莱只渡过短暂的三个春秋，爸爸和爷爷在安东找到房子，就来接他们下关东了。

三岁那年，聿芳跟着妈妈、奶奶来到鸭绿江边秀美的小城安东，在于家沟那儿租的三间砖房里开始了自己的童年生活。

江水悠悠，岁月流逝。一晃，聿芳已经六岁，到了该上学的年龄了。

那时候，家里的经济状况开始逐渐好转。爸爸到一家银行当出纳员去了。那是个中日合办的银行，雇员都是在各买卖家招聘的，因为店员会管账，善理财，又不必经过学习，招来就可以套上枷板，象牛马一样使唤。银行按月开薪，又逐年递增，总收入比在一年开一次薪的买卖家多。这样，家里的日子好过了，每月也能有了一点结余，不但能供哥哥念书，也可以让聿芳上学了。后来，聿芳才明白，所谓中日合办银行，不过是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控制东北金融业并进而控制东北工商业所采取的一个侵略步骤。

聿芳到县立第三小学读书。早起上学堂，放学回家来，几乎样样事都顺心；只一件，他不高兴，有的淘学生叫他假小子。他把这个嘲弄归罪于名字。谁小子家家的叫芳儿呀？应该改掉。于是，他一笔勾去了草字头。从此，他的名字就成了聿方。不过，这个变化也只有写在书本上才看得出来。

实际上，小朋友叫他假小子，是因为他心灵手巧，老实敦厚，象一个小姑娘。

小学功课不多，也不深，但聿方却偏科。他讨厌算数课，愿意上图画、音乐、手工课、尤其喜欢手工课。一听说手工课老师来了，他就高兴得心噗噗直跳。因为每次手工课，老师都带来手工原料，如桐草纸、竹筒、硫酸纸什么的。聿方拿着这些，比拿笔还得心应手。他用刀把绒嘟嘟厚实实的桐草纸刻成花叶、花瓣粘在硬纸板上，涂上颜色，做成各种美丽的花卉；他用竹筒刻字，刻上唐诗宋词，或名言警句。他用竹筒做成的笔筒上，刻了这样六个字：“有志者事竟成。”他还喜欢用硫酸纸做灯笼，在里面点上腊烛，晚上出去玩，高兴极了。他的手工作业，老师和同学都很喜欢。班里有部分朝鲜学生，是从与安东隔江相望的朝鲜新义州来的。他们早来晚归，中午在校吃用饭盒带来的小米饭。个个都使铜勺子，个个都吃辣椒。聿方觉得很有趣。他们不和中国学生混坐在一起，学校为他们单摆一排课桌。聿方和朝鲜同学很要好，有的手工课做出的小玩艺，就送他们做纪念。还有的被老师收去，送到学校展览室，到开校友会或家长会时，就展览出来。

这就是浦克最早开始的艺术学习吧，不过那时他还没有意识到这就是艺术。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个老师。

爸爸从店员到出纳员，一直跟钱财打交道，每日经手的钱钞成千上万，从没出现什么差错。在人家屋檐底下谋生，说话办事不能不考虑种种利害关系。一有闪失，打了饭碗，不仅一人饿肚子，还连累全家人跟着遭罪。因此，爸爸养成了谨小慎微，老实敦厚的性格。这些都极大地影响了聿方。他从小就惹

厚、朴实、是个听话的好孩子。

聿方家住在鸭绿江边，每天放学回来，总要跟几个小朋友到江边玩耍一番。那时，江两岸有许多上游漂放下来的木排，用连环钉栓着，走在上面稳稳当当。孩子们在这跳水呀，躺在上面晒太阳呀，非常好玩。爸爸妈妈怕聿方出什么危险，总是警告他，不许到江边去。

“江里有淹死鬼，年年找替身”。

妈妈吓唬聿方。他初听起来有点害怕。小伙伴们一鼓动，什么淹死鬼他都不怕了。好玩、毕竟是孩子的天性。聿方放学回来照样到江边木排上去玩。不过，不能让家里知道，要保密。

有一天，他们学科闹学潮了。级长领着同学们到万宝山去。那里林木茂盛，寺庙前有一块好大的空场，他们在那儿开会。有个级长在前头讲话，要求罢免校长；不答应，他们就不上课。

为什么要罢免校长？聿方不明白。他只是跟着同学们开会，举手喊口号，别的事他不管也不问。放学了，他就和小伙伴往江边跑。鸭绿江水凉丝丝的，聿方跑一天，热了，出汗了，洗一洗，多舒服呀！只是不能象别的孩子那样，从木排上一个猛子扎下去。游个痛快。他只能站在岸边，撩水洗洗脸，洗洗脖子，然后再到木排上去跑跑跳跳。水漫上了木排，躲闪不及，鞋湿了，裤角也湿了。糟糕。

聿方立即脱下鞋、脱下裤子，放在高处晒。他以为这样回家，爸妈就不会知道了。

不料，爸妈还是发现了秘密。

“又去江边玩水了？”别看爸爸在主顾面前和蔼温顺，回

家对孩子可够严厉的。

“没有，”聿方不承认，擦眼皮偷看一眼爸爸。“撒谎！靛鞋上的皮子都白了。”

聿方低头一看，果然鞋前那块三角形的皮子泛着白花花的霜。

爸爸把聿方的胳膊抬起来，用指甲在上面划一下，看没有白道道，才饶了他。

“记住！以后不准到江边去玩。木排上滑，不小心掉进去，顶了锅盖，就出不来了。听着没有？”

“听着了”。

由于父母管教严格，也由于聿方太听话了，他在鸭绿江边生活近十个年头，真的就没学会游泳，就连最好学的“捞狗刨”他都不会。又一个十年过后，聿方成了伪“满映”的名星，为拍一个翻船落水的镜头，他被海水灌得肚胀头晕、灵魂出窍。这是后话，暂且不提。应该交代的是那次学潮，到底是学生胜利了。校长灰溜溜地走了，新校长来了。

聿方的中学是在本溪读完的。

爸爸供职的银行有个规定：过几年职员就要调动一次。由于这个原因，爸爸从安东调到本溪。他们家在菜市街租了老刘家三间房了，房子挺大，有高台阶，还有一个门楼。那年聿方小学毕业，到本溪县立中学上初中了。校址在太子河畔的山坡上。他每天从家里到学校，都要经过一段“洋街”日本租借地。“洋街”有警察署。有日本人当警察，也有当地人当警察。警察一律戴大盖帽。日本人的帽子上轧着一条绛紫色的呢

箍，箍下沿是一条金杠，当地人当警察就没有那条金杠杠，大约表示日本人比中国人更高贵吧。可在聿方和他的同学们心中，他们都是“巡警狗子”，背后轻蔑地称他们“黑帽子”。

“洋街”还有当地人做买卖，不过税金要交到日本人手里。

有一天，聿方突然感到周围有了异常。早先悬挂的红黄兰白黑国旗已经被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子代替。墙上挂起了孙中山先生的像。他隐隐地听老师和大人说，张作霖被炸死了，南北统一了，张少帅当了蒋介石的司令。

社会局势的变化，首先在学校引起反应。聿方他们开始穿校服了，师生全是中山装，学生是兰布的，老师是黑线呢的。听说这中山装还很有说道哩。前面五个扣，表示五权宪法；后面一道横梁上面两个褶、下面一个褶，表示三民主义；小翻领表示挽回利权……聿方对这些政治含义还不懂，只觉着新奇好玩。

庆祝“双十”节这天一大早，整队到县公署参加庆祝活动，各机关团体也都去，县长要发表一通演讲。从学校到县公署，要经过“洋街”。每次经过“洋街”前老师就告诉学生，过“洋街”时不要喊口号，手中的小旗也要卷起来。因为旗上写着“打倒帝国主义！”“提倡国货！”“废除不平等条约！”“挽回利权！”等口号。巡警狗子瞪着贼溜溜的眼睛盯着面前走过的老师和学生，可列队而过的师生，谁也不把他们放在眼里。

初中毕业考试，聿方成绩优秀。他喜滋滋地把成绩表拿到爸爸面前，不料爸爸扫了一眼就放到一边了。

“聿方，今年十几了？”爸爸问。

奇怪！爸爸忘了儿子的年令。

“你这个当爹的，连孩子十几都不知道。”妻子说。

爸爸嗔怪地白了妻子一眼。

“十五”。聿方一答出这两字，他马上明白了。爸爸不是十五岁时走上社会，挑起生活重担的吗？难道……，他不敢想下去。

“我十五岁就站栏柜了。你回来学买卖吧。”

“不！我要考高中”！聿方小声地对抗。可爸爸不容他说下去；

“念那些书有什么用？认几个字，会打算盘，记个账就行了。”爸爸看了一眼满脸不高兴的儿子，“当父母的还能害你吗？我看七十二行，买卖这一行最好。我从小就学做买卖，知道它的好处……”

“我知道，”不等爸爸唠叨下去，聿方接下去了，“职业可靠，不会有大的闪失；买卖人规矩、本分，讲理，人情世故也好，干好了还能提升经理财东。还有……”聿方象背书一样说着，说得激动，连嘴角都抖动起来。爸爸这一套，他都听腻了。

爸爸不理会儿子的心情，嘴唇淡淡一翘：“知道就好！”

妈妈看看委屈得要哭的儿子，心疼了：“聿方愿念书，就让他考考吧，考上就念”。

爸爸根本不把妈妈的话放在心上，他瞥了她一眼出去了。看看顽固的爸爸的背影，聿方气得泪流如雨。他说不过父亲、拗不过父亲，只好走父亲规定好的生活之路了。

谁让他是那样的性格呢？

十五岁啊，人生的一道门坎……

学 徒

一九三〇年秋天。沈阳。

早晨，顾客潮水一般地涌进位于中街的泰和商店的大门。一个壮年汉子领个唇上有淡淡绒毛的小伙子，绕过大门，从侧门走进经理室。

“老掌柜，这就是我给贵店推荐的小学徒。”

不等经理说话，小伙子机灵地两手一抱拳，作个揖，腰也弯了弯，说：“您好掌柜的！”

掌柜的打量着新来的小学徒，只见他中等个，不胖不瘦，剪裁合适的长袍穿在身上十分得体，头戴有小红疙瘩的帽头，倒是一副道地的商店伙计打扮。

“十几了？”

“十五。”

“读过书吗？”

“初中毕业”。

“愿意站柜台吗？”

“愿意。我爸说，学买卖人好”。

“唔。”

经理已有几分中意。小伙子年令稍小一些，但人还机灵聪敏，谈吐有礼，仪表不凡，说话声音也好听。站柜台虽不比“戏子”，可也不能是些让主顾见了心发烦的丑八怪、公鸭嗓啊！

正好一个老店员找经理商量什么事情。谈完事，经理让他领小伙子出去看看。

“我叫张慎斋。”

“我叫浦聿方。以后请多加关照。”

这么两句话，他俩就认识了。张慎斋比聿方年长十岁，是个热心肠的人。他领聿方楼上楼下地转了个遍，聿方大开了眼界。

好大的商店呀。一楼是布匹部，兼营糖菓纸张等下杂货。二楼专门经营丝绸，那闪着光泽的俩缎真使初涉世事的小聿方眼花缭乱。三楼是呢绒部，出售大衣呢、西服料，还卖皮货，都是上等的狐、貉、貂皮。四楼是洋货，有瓷器、玻璃器皿、装饰品、化妆品。

“这儿还卖电影机？”聿方指着十六毫米放映机，问。

“还有片子呐”张慎斋告诉他，“有人来买放映机，就放片子。聿方，我看经理挺喜欢你。泰和商店是家大买卖，多少人想到这站柜台，经理都没同意。你在这可要好好干呀！”

“嗯。”聿方真心地应着。他望着大楼里熙熙攘攘的人群，华丽的橱窗，刚进店门时，因不能考高中而对父亲产生的不满，为进商店学买卖剪成光头引起的不快，和初次踏进社会那种疑虑，全都烟消云散了。

“还有，你身上是不是有兜？”张慎斋问。

“有呀。”聿方不解地看看他。谁身上能没有兜呢？

张慎斋撩起自己的衣裳给他看，说：“你看，我身上就没兜，别的聿柜的也都没兜。”

聿方愈发不解地看着他，不知是什么意思。

“这是买卖家的规矩。”

“我明白了。”聿方很感谢张慎斋的告诫。他决定回去就把兜缝死或拆去。

从此，泰和商店众多的店员中又多了一个勤勉的招人喜欢的小年轻的。开始，聿方在一楼布匹部站栏柜。商店大门的左首，是长长的漆得油光光的二尺来宽的木栏柜，柜前隔不远就有一个凳子，顾客可以坐着谈生意，可店员一律站着，从早到晚地站着，站酸了腿，也只能靠栏柜或货架歇歇乏。有主顾看布，还得马上给拿过来，随主顾挑来拣去。晚上，他住在栏柜后，几条凳子一并就是床，次日一早卷起行李，放到规定放铺盖的地方。聿方年轻，没有家庭拖累，商店开板，他站栏柜，关板，他就练打算盘，练写字，或者听比他早站几年栏柜的“吃劳金掌柜的”讲业务方面的知识。同样站栏柜，他好象比别个“年轻的”多长一双耳朵，掌柜的怎么答对顾客，比如做棉被要几尺花布做被面呀，几尺白花旗做被里呀，什么样人该买什么颜色呀，等等，他都记住并能很快地独挡一面，这很讨掌柜的欢心。

不出半年，聿方被调到二楼，二楼活儿轻。又干净，主顾也比一楼的要体面一些。在这也没干长，经理又调他专门管收发信件和上税了。这更是难得的美差。经理选他来干，不只因为他机灵、老实，还因为他是初中毕业生。那时要找一个初中生并非易事呀！

收信发信的事不多。商店在日本，以及大连、上海都有驻在员，他们经常来信报告当地新货和行情，聿方的任务就是根据经理的定货指示，给驻在员写信、汇款。没事的时候，他还

帮助布置橱窗。每当这时，他在小学上手工课学到的东西可派上用场了。他能写、能画、能剪。橱窗一经他手，必定一改旧观，新鲜漂亮，很能博取顾客的青睞。忙完了商店的事，他就出去看电影，当时，上海的片子很多，聿方几乎有片必看。他挣的几个薪水，差不多全扔给电影院了。

枪声大作。聿方突然从睡梦中惊醒，惊诧片刻，急忙伏到窗前想看个究竟。

夜半时分，只见沈阳北边火球飞舞，炮弹爆炸的火光把夜空照得如同白昼。枪声跟爆豆一样响个不停。

发生了什么事？聿方不知道。他心里呼呼跳着。这半夜他连眼睛都没闭，翻来复去睡不着。

黎明时分，日本军队从小西门贴着墙根进了沈阳，枪上的刺刀明晃晃的。接着，步兵、马队也开进来了，过鼓楼、穿中街钟楼，直奔东门而去。

这一天，全市的大小商店都没开板。

聿方看了看月份牌，这天是：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

第二年春天，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又被摘下来了，换上了红兰白黑满地黄。日本帝国主义卵翼下的满洲国成立，年号由民国改为“大同”。

聿方不大明白这些政治上的风云变幻。他感到新奇的是象当初穿中山装似的，西服现在吃香了。商店里不论年轻的、吃劳金的还是小份子掌柜的，都穿上了西服。那些西服店的老板

也真会做生意，他们派人驻到商店，见有人买西服料，马上为他量尺寸，接下活儿。当然，西服店要给商店一些好处了。聿方的西服就是这家西服店做的。因为是熟人，又有特殊关系，收费折半。他们的西服确实做的好，店员穿上既体面，又为他们做了广告。

别看泰和店能赶时髦，内部一些规矩还是老一套的。尤其是年底评薪。每年正月十三、十四那几天，老掌柜的就和份子掌柜的开会研究上了，根据一年店员对商店的贡献大小，决定给谁长多少薪水。定下那天晚上，他们盘腿大坐地坐在炕上，炕桌上铺着大红毡子，头上电灯明晃晃地亮着，炕桌也要点一对红腊烛，照得展开的写着店员名字和薪水钱的红折子都闪着亮光。屋里布置得红红火火，象征大吉大利。年轻的、吃劳金的都等在屋外，等着叫名。叫一个进去一个，老掌柜要讲评一番，指出优点，也指出不足，还告诉今后该怎么做。说得有理有据，店员也都心服口服。这时的事方也已由年薪八元的“年轻的”变为年薪四十元的“吃劳金的”了。

有一天，他看过电影回来，听说四楼有人买放映机，他就去看片子，放的是《淘金记》，卓别林生动的表演艺术震动了聿方的心，他第一次感到表演艺术的魅力，以至片子放完了他还怔怔地发呆。要不是张慎斋来找他，他不知要坐到什么时候呢。

“走，帮我去吴公馆送送货。”张慎斋料他此时没啥大事。

“卓别林演得真好。”聿方自言自语地说着。

张慎斋知道他是个影迷，没说什么，微微笑着和他下楼